

不过梦忆

胡竹峰

逍遥游。登临楼头，倚阑远望，顿起逍遥之感。人在楼上，楼在山上，山很高，楼也高，人更高。晚风不绝，一路吹动衣袂。暮鼓余音里，黄昏到古寺，眼前烟波浩渺，僧袍上丝绣蝙蝠鼓荡欲飞，越发感觉逍遥。栩栩然蝴蝶，遽遽然庄周，与物俱化。庄子《逍遥游》读得熟，说起文章，第一个想到的是庄子。文章是庄子的好，天地宽阔，芥子雕山，喜怒哀乐不入胸次。

生来太晚，好文章先贤作尽了，尤其是庄周。《庄子》内七篇是中国文章苍穹北斗七星，有壮丽的灿烂。沧海桑田，不知几万万年，天际夜空明净不变，深邃澄澈不变，北斗斜长的勺柄下斗魁阔大，粲然不息，舀起星露舀起酒浆舀起蜜汁舀起苦水洒向人间。

两千多年车轴流驶，一代代人物如走马灯，诗词文章安然无恙。时光冲洗得竹简虫痕噬迹斑斑，文字心无挂碍超脱飘逸的旧影永存。从木简竹简到帛麻纸本，《逍遥游》《齐物论》《养生主》《人间世》《德充符》《大宗师》《应帝王》七篇先秦文章对应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摇光七颗星辰，让人目摇心悸，读来飘飘欲仙欲乘风归去又呆若木鸡痴立不动。

庄子一片舒朗，不浓烈，内蕴极深，那些文章大概是其中年写出的。尘缘渐尽，穷通无意，耿耿长夜如病似醒者，无非有兴而已。下笔像山花那样淡雅随意，有高士气，爽淡里暗藏了倔。

年年庄子，今又庄子。读完《逍遥游》，沅水边飞鸟纷纷飞至心头。一棵棵大树上百鸟翔集，树底锦鳞游泳。经年鸟粪白了树叶，阳光下颜色熠熠。隔岸远望飞鸟，大概是白鹭吧，何止千只万只。水面浮光跃金，想起巴金文章《鸟的天堂》。友人熟识巴金，转赠一本老先生题签本《随想录》。

《随想录》行文如溪水流经手指，多么坦白，坦白到大白话，修辞恳切周到，素白清简。像是素洁的白菜豆腐，又像炭火炖得极烂的牛肉，色泽红亮，软绵香嫩。牛肉炖烂不容易，火候要足。在皖西山里吃吊锅牛肉，经年不忘。木炭的红火温吞吞烧出富足，朴拙的吊锅里炖着肉。窗含远山，草叶沾露，肉香与水雾弥漫，与天色一体氤氲出美妙的喜悦。

冬天喜欢炖牛肉，色泽红亮，软绵香嫩。放葱蒜姜并花椒、丁香、桂皮之类辅料。食后一阵溟蒙，飘然云水如飞鸟投林。印象中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在京都，隔水远望鹿苑寺金阁顶的鸟儿，浮想翩翩飞临纸上。说是鸟实则金铜凤凰，三岛由纪夫小说写过。神秘的金色鸟从来不理睬时光，从来不振翅飞翔。风雨春秋，晦明昼夜，它也许忘记自己是只鸟了。然而谁要说它真的不飞，那就错了。凡鸟们都飞翔于空间，而这金凤凰则鼓起灿烂的双翼，翱翔在时光中。时光为它鼓翼，向它身后流逝。为了高飞，这凤凰只要安然立，怒目圆睁，振鼓双翼，连美丽的尾羽也高高翘起，雄踞在此就已足矣。

鹿苑寺的布局，从富贵华丽的金阁到俭朴的茶室，耐人寻味。蓦然回首，夕阳中金阁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夺目的奢华难以永恒，一场大火曾将这些沦为灰迹，阁顶的凤凰却逃离了毁灭，寂静欢喜恒在。

京都蓝天上白云飘飘荡荡。云卷云舒聚散无常亦如富贵荣华，一时权倾一方一时江湖浪荡，一时养尊处优一时筭路蓝缕，苦心孤诣的高楼一夜之间轰然倒塌。太平富贵到暮年，回首一生光芒，大概也有人生无常的感触吧。操控权势的人被时间无情遗弃，才发觉一切过眼皆空，了无痕迹，生平不过梦忆。

乐观笑容永不败

明前茶

每到一个城市，我都要去看博物馆，比之金银玉器、精巧钟表、奢华家具，我更喜欢看民间艺人塑造的陶像，这些小陶像并不像兵马俑那样威武肃穆，而是活灵活现地表现出老百姓的真实情绪。

在成都博物馆，像我一样一边看，一边忍俊不禁的观众不在少数。陶俑脸上自在肆意的笑容，都会融化我们心中的焦虑。塑造陶俑的艺术家，生活在东汉时期，他们下手雕塑前，显然找到了民间真实的“模特”。这些模特，有可能是他们的邻居、家人、亲友，陶塑艺人对他们的个性了如指掌，这才会捕捉他们的笑纹、动作与情绪，快速捏塑出巴蜀人民“乐观笑容永不败”的精神世界。

成都博物馆里名气最大的俳优陶俑，当属一只击鼓陶俑，它从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

后，来到这里。陶俑腆着大肚子，坐在一个圆形坐垫上，头戴巾帽，上身袒露，耸肩，吐舌头，笑眉笑眼，三条抬头纹都荡漾着说不出的笑意，他右手虚握拳，左手执一面小鼓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击鼓起舞。他右脚蹬踢，左脚蜷曲，仰面大笑，其表情和体态，就像大地上的赤子一样无忧无虑，他的精神世界像大

肚弥勒佛一样能容天下事，他穿着劳动者的粗布裤子，赤着脚，依仗一面小鼓，随时能抵达四川人的快活境界：“今儿巴适得板。”

另一座舞蹈陶俑也很有意思，这是一座从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的女陶俑。头扎发髻后包着头巾，左右各插着两朵大菊花，她细眉淡眼，倒是衬得合不拢的嘴巴更为醒目。跳舞，总要大开大合，使上十分劲儿吧？不，她身穿袍子，左手插兜，右手笼袖，随便出手甩一甩，看上去并不在参与隆重表演，而是在篝火晚会上，与一大堆亲朋围着圆圈，跺脚起舞，大喊“嘿哟，嘿哟……”

还有一尊陶匍匐俑，更令人发噱，这是在成都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陶俑，他头戴圆帽，俯卧，撅着屁股，双手张开比肩宽，整个背部曲线妖娆。陶俑的脸向观众的方向微微瞥来，带着一丝小伎俩得逞的笑意。他很明显是在向谁下拜，有可能是向父母认错，也有可能是为了平息夫人的怒气，然而，他并没有啥自尊心受损的怒气，相反，他明白，“该匍匐时要匍匐”，这不是因为畏惧，而是因为舍不得对面那人真动怒、真生气。此刻，他偷瞄的眼神，脸上掩饰不住的微微笑意，都可让1800多年后的观众明白，他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，对面佯装生气的家人也不会真的对他穷追猛打，他此次过关很容易。

每一次遭遇生活中貌似难过的坎儿时，我都会把手机里储存的陶俑照片请出来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：同样面对生活中的考验，我当以什么样的神情来面对。



绚烂

李昊天 摄

积贮的美好时刻

章铜胜

开始注意节气的变化，好像只是这些年的事情，更久一些时候，一季一季的花开，都被我忽略，或是漠视了。想想，我错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刻啊。玉兰花开得太早，在一棵棵高大的玉兰树上，洁白无瑕，如一只只白鸽，临枝欲飞。牡丹花开时，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到牡丹园里转一圈，看看正在开花的牡丹。蔷薇和月季，花开得多了，才有气势。小城通往长江边有一条路的两边和中间的隔离带上，栽满了月季和蔷薇，花开时，我都要去看几回。栀子和蜀葵开时，端午就到了。秋天的桂花，带来了满城的香气。腊梅会在某个冬夜，悄悄地开，腊梅的花香，有种清冷的意味。我家的十几盆兰花，一年四季总有一两盆在开，开了花，就搬到客厅阳台上，夜里，坐在沙发上，会闻到淡淡的花香。与花相伴的日子，美好就在身边，若隐若现。

读书，是我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。以前，只是喜欢读书，读得又杂又乱，只要自己感觉喜欢的书，都会设法找来看，特别喜欢的书，更是会重复去读。近些年，要稍好一些，每年都会拟定一些阅读计划，要读哪类书，或是读哪些作者的书，都会提前买好，然后按计划去读。看似有了计划，也按计划去读了，实际上也还是不够系统。好在，自己没有放下过书本，读过的一本书，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第一次读汪曾祺的《蒲桥集》，就特别喜欢那样的文字，一口气读完，又连着读了两遍。从此读汪曾祺开始，找来沈从文、废名、孙犁等人的文字，都一一地读了。那些文字，给我留下了一些特别的感受，莫名的喜欢。和以前读鲁迅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和以前读《诗经》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，可是都让我感受到欢喜和美好的一些东西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朋友似乎比以前少了，聚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。偶尔相聚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分别既久，聊天时的话题也就多了，都在说分别的这段时间里，自己看过的书，写过的文字，经历的事，见到的有趣的人，虽然是只言片语，却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信任、关心和思想碰撞的快乐，那一刻，是无比美好的。

一些吉光片羽的时刻，想起来，总是美好的。春天的清晨，看见穿过树木的阳光，总会站在那儿，静静地看，看丝丝缕缕的光线，看细小的雾珠和青翠的树，看阳光中的一丛青草，那样清新可爱。雨后初晴，听林间鸟雀欢鸣。随手拍下的夏日雨后彩虹，被朋友收藏，或是自己日后翻出来，依然会很开心。夏天的傍晚，常和家人一起，到长江边，或是公园的湖边去看晚霞。月光皎洁的夜晚，在湖边散步，听见水面上有响声，知道有游鱼跃出水面，循声望去，只见水面上荡起的圈圈涟漪。大雪之后，一个人踩着吱吱嘎嘎作响的雪，去长江边看雪，看雪中的芦苇，仿佛静止的大江，回头看自己在雪地上留下一行深浅不一的脚印，好像只有自己是懂雪的人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在生活里悄悄积贮了一些美好时刻，并默默地珍藏着，它们已经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给我们以幸福、信心 and 希望。

